

版初月四年八十三國民

有 所 權 版
印 翻 許 不

者 行 發
社 版 出 風 文
號四四三路州福海上
號五一九四九話電

者 刷 印
廠 刷 印 和 中
號六三五路江浙海上
號八五三〇九話電

路之架字十往

部 二 第

年 八 一 九 一

著 泰 斯 爾 託 · A
譯 斐 朱

元四圓金價定

第一章

一切都已經過去了。沿着彼得堡荒涼寂寞的街衢，凜冽的疾風，正在吹刮着紙片——戒嚴佈告，劇場廣告，還有喚起俄羅斯民族「良心和愛國心」的傳單。五光十色的紙片，斑駁着乾了的漿糊，給挾着雪花的掠地的疾風，吹刮得絆絆地急響，彷彿預示凶兆似的。

那便是，最近在京都所發生的喧闐而癡狂的動亂，遺留下來的痕跡。懶散的人羣，已經離開了街頭和方場。冬宮空漠地兀立着，屋頂上中了一顆巡洋艦晨光號射過來的砲彈。負有時望的銀行家，著名的將領，臨時政府的部長，都逃避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絢爛的馬車，盛裝的婦女，武官，文官，以及頭腦昏聩的公務人員，也都從這些平凡的骯髒的街頭，隱匿不見了。夜裏，店舖的大門，裝釘着木板，回響出鐵鎚的丁丁聲。這兒那兒，還有一兩家店舖的櫺窗裏，陳列着一塊乳酪，或者一點腐敗的糕餅——可是，那也不過使人更嚮往於一去不復返的生活而已。驚怖的路人，緊挨着牆壁，斜脫着過路的巡邏——成羣的堅毅勇悍的人，列隊走過了，便帽上佩着紅星，肩膀上掛着步槍，槍統朝向着地面。

北風把冰冷的寒氣，吹進了人家黝黑的窗櫺，拂過了荒涼的門簾，刮走了過去驕奢淫佚的鬼魅，在一九一七年歲尾，彼得堡是十二分可怕的。

它是可怕的，不可思議的，難以理解的。一切都臨到了末日，一切都趨向於滅亡，一個戴着破爛帽子的人，手裏提着漿桶，拿着刷帚，急匆匆地穿過這暴風雨掃蕩過的街頭，把一張張新的白紙的告示，貼在百年古廈的牆基上。頭銜、勳爵、恩俸、官長的肩章、字母、上帝、私有財產，以及自由生活的權利，都給消滅了，消滅了！那個貼標語的人，向着沿街的玻璃窗，從帽簷底下狠狠地瞅了一眼，在這些玻璃窗背後，穿着氈鞋擁着皮裘的人們，在沒有爐火的房間裏，來回地踱着，絞着手掌，咕囔着說：

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？到底要伊於胡底呢？俄羅斯的毀滅，一切的末日……死亡……』

走近窗口，他們便看見街對過那座從前住過閣下的屋子前面——從前，這兒總有一個警察，像一枝柵杖似地兀立着，眼睛直瞪着灰色的門楣——現在却停得有一輛長長的運貨篷車，幾個武裝的人，正從屋子的敞開着的門裏，搬出傢具、地毯和繪畫。門廊上掛着一方小小的紅布旗，下面出現他閣下一個長着兩撇史考比洛夫將軍式煩鬚的人，却穿着一襲夏季的外衣，正在一步挨一步地行走，顫動着灰白的腦袋，他被驅逐出去了！在這樣的嚴寒中，他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到一個他認為適當的去處……而這是一個國家棟梁的他閣下的下場哪！

夜來了，天色黑得像墨，既沒有街燈，也沒有人家窗子裏透出來的光亮。沒有燃煤，可是人家都說史莫爾尼仍然閃耀輝煌，而工廠區也都通明着燈火。暴風雪怒吼着穿過轟擊得蜂巢似的淒涼的城市，彷彿從頹敗的屋面上，篩落着這樣的呼嘯：『彼得堡這個地方，行將變成一片荒墟了。』黑暗中爆出了槍響。誰在射擊呢？砲臺射擊呢？又爲什麼要射擊呢？難道就從那個方向，那個閃爍着火光，將彤雲染紅的方向散發出來的嗎？那邊的酒庫在焚燒了。地窖裏的人們，就溺在爆裂了的鐵桶所流泛出來的酒液裏……誰去理會

呢？讓他們活活地燒死！

唉，那些俄羅斯人，那些俄羅斯人哪！

那些俄羅斯人，一列車一列車的，成千成萬的，從前綫湧回來，回到他們的村莊，回到大草原，回到沼澤，回到森林……回到他們的土地，回到他們的女人……在車廂裏——沒有一扇車窗是完整的——他們一動不動地站着，水洩不通地擠着，即使有人死在他們的腳上，也沒有辦法把死屍推開，扔到車窗外面去。車廂前後的緩衝機，和車廂的篷頂上，也都擠滿了人。他們有的給凍斃了，有的在車輪下給壓死，有的給拱形的橋洞輾碎了頭蓋骨。在箱籠和包裹裏，他們都帶得有偶然在路上檢來的戰利品——這些東西，也許在農場裏都是有用的：機關槍和後膛槍，從死人身上搶下來的零星雜物，手榴彈和來福槍，留聲機，還有打車廂座墊上割下來的皮革。祇有錢是不要的——那東西根本就沒有用，連紙烟都不好拿來包捲的呢。

兵車緩緩地爬過了俄羅斯的原野。在車站前面精疲力竭地停了下來，這些車站上的房屋，窗子都祇曠了些窗洞，門戶也都脫落了門楣。兵車一進車站，照例總有一陣獵襲的咆哮。於是穿灰色衣服的，從車頂上跳了下來，將步槍扳上了膛，奔去找尋站長，就把那個「國際布爾喬亞的詭諛者」當場送了命。「給我們一輛機車！」「你活厭了吧，你這個私生子，為什麼不把我們的列車開走啊！」他們便奔到快要斷下氣來的機車前面，司機和火快都已經奔進草原裏去了……「去拿煤啊！去拿木柴啊！把籬笆拆掉，把門窗都打掉拿來啊！」

三年以前，誰也不能問起，他跟什麼人作戰，為什麼要作戰。動員和戰爭的來臨，正像天崩和地裂。人民都明白，憤怒的日子到來了。舊的生活已成過去。大家手裏都有了一枝槍。不管它來的是什麼——一件事

情總是確定了的——再也不會返回到過去。幾百年來鬱積着的怨恨，現在是達到沸點了。

在這三年之中，他們知道了戰爭是什麼。前面是機關槍，後面是機關槍。躺在糞堆裏，活生生地給風子啃噬着。於是一陣震顫，他們的頭顱昏眩了。……革命！……於是他們都驚醒過來，自個兒問道：『我們怎麼攪的啊？難道又要給出賣嗎？』

他們聽着那些宣傳家跟他們說道，他們從前做了傻子，可是現在都應該醒悟了……

他們參加過作戰，現在都正在回家，要跟什麼人清算了。現在，他們知道槍尖應該往誰的肚腹上刺去。現在，已經沒有了上帝，也沒有了沙皇。祇有我們自己。讓我們回到家裏，去分配土地吧！……

從前繞開回來的兵車，彷彿單頭一樣穿過了俄羅斯的原野。把一些傾圮的站房，毀壞的車廂，以及被劫的城市，留在後面。鄉鎮和農村，都聽得到後膛附近給鋸斷了的，散彈槍的粗嘎尖銳的響聲。俄羅斯人民，熱切地佔領了土地。在農舍中，又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樣，燃點着松樹薄片，女人們在古老的織機上，整理着經綫。時間彷彿又倒流了過去，流回到久矣乎消逝了的年代。那是在冬天，當第二次革命就是那十月革命開始的時候。……

飢饉的彼得堡，給鄉鎮農村掃劫了一陣，給北極風吹得渾骨的寒凍，給敵人的前綫圍籠在四周，給叛亂和陰謀震撼得騷動——一個沒有燃料，沒有麵包，工廠的煙囪裏不再冒煙的城市，一個彷彿暴露着的人腦似的城市——這時候，彼得堡正從柴斯柯伊·賽洛電台的無線電波裏，發佈出使人癩癩的意見。

『同志們！』一個瘦削的矮個子，戴着一頂從後邊撕裂到前面的芬蘭便帽，站在紀念碑的花崗石基脚上，拔直了喉嚨在嚷——『逃兵同志們，你們背棄了那些帝國主義者的姦賊。……我們，聖·彼得堡的

工人，謹向你們致意「同志們，你們幹得很好」……我們不願意充當血污的資產階級的傭兵……打倒帝國主義者的戰爭！」

『打倒……打倒……打倒……』滿臉鬍鬚的士兵們的行列中，懶懶地傳遍了這樣的吶喊。他們沒有卸脫肩上的步槍和包裹，祇是疲憊而沉重地，兀立在亞歷山大三世的遺像前面。騎着栽尾戰馬的沙皇，那烏黑的巨大輪廓上，蓋滿了積雪，而敞開着襤褸的外衣，站在馬頭底下的那個演講者，也渾身蓋滿了積雪。

『同志們……現在就擱下我們的武器，時間未免太早了……革命在危難中……敵人正從大地的四面八方，向我們襲擊着……在他們貪婪的手裏，有的是山積的金銀，和可怕的毀滅的武器……他們眼見得我們將在自己的血泊中，呻吟輾轉，兀自高興得打抖……可是我們都不怕……我們的武器，乃是對於世界社會革命的燃燒着的信仰……這革命已經在來了，已經很近了……』

烈風把其餘的話，都吹散了去。一個肩膀寬闊衣領向上翻着的人，在這像的基腳下，立定下來小便。他彷彿對於那座造像，那個演說者，那些兵士和他們的包裹，全不在意似的。可是突然間，有幾句話却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不過引起他注意的，倒不是這幾句話的本意，而是那個站在青銅的馬嘴底下的人，嚷着時的那股狂熱的信心：

『……可是要明白……在六個月之內，我們將永遠根絕那最大的罪惡……連金錢本身……我們將沒有飢餓，沒有貧窮，沒有屈辱……你們要什麼東西，就可以到貨棧裏去拿……同志們，我們可以用金子來建築公廟……』

那時候，一陣挾着雪花的狂風，直吹進演說者的喉嚨裏去，這樣給打斷了話，他覺得憤然起來，便向前俯着頭顱，開始不住的咳嗽。他的肺葉好像要爆裂似的。兵士們站立了一會，纔點動着高頂的毛皮便帽，紛紛走散了……有的走向車站，有的穿過市街，越過河道。那演說者也從基石上爬了下來，雙腳在凝凍了的花崗石上打滑。那個衣領向上翻着的人，便柔聲招呼他道：

「嗨，魯勃列奧夫！」

華西里·魯勃列奧夫仍然在咳嗽着，扣好了自己的外衣。他沒有伸出手去，却一臉嚴肅的直瞪着伊凡·艾立奇·戴勒琴。

「哦，有什麼事啊？」

「我祇是很想跟你談談，沒有別的。」

「那些個死鬼，那些個獸子，」魯勃列奧夫望着車站的積雪的模糊的輪廓，這樣說道，其時車站那邊，正有同樣的滿面鬍鬚渾身風子的前綫士兵，一簇簇一羣羣的站着，圍着堆聚在牆上的箱籠筐篋。『好像用幾句話就可以把他們鼓動似的！他們居然像甲蟲一樣地從前綫奔來了。真是愚蠢……我們所需要的，乃是一種恐怖……』

他那凍裂了的黑手，在獸戴着雪片的朔風中抓了一把……他的拳頭裏彷彿抓進了一把什麼東西。於是手變癱瘓了起來，全身冷得兀自在顫慄……

「魯勃列奧夫，老朋友，你是十分瞭解我的——」戴勒琴翻下了衣領，俯視着魯勃列奧夫的土灰色臉——「看在上帝的面，請你解釋……為什麼，我們儘把脖子放在圈套裏呢……德國人祇要高興，

一星期之內就會衝進彼得格勒來的。……你要知道，我對於政治從來感不到興趣。……」

『你這是什麼意思啊——感不到興趣？』魯勃列奧夫憤怒起來，便猛可地向他轉過頭去。『那麼，什麼事情你纔感覺到興趣呢？你知道，現在祇有誰纔感不到興趣的啊？』——他暴怒地直睨着戴勒琴。『那些守中立的，都是人民的敵人。』

『那正是我想跟你談談的原因了。……不過，請你說話和氣一點。』

戴勒琴也暴怒得什麼似的，魯勃列奧夫從鼻孔裏吸了一口深長的氣：

『你真是一個古怪的傢伙，戴勒琴同志。我祇是沒有時間跟你談話——你明白嗎？』

『我告訴你，魯勃列奧夫，我懷着這樣的心境……你有沒有聽到，考尼洛夫正在頓河的哥薩克中間，組織一次暴動嗎？』

『是的。我們早已聽到過了。』

『我想往那方面去……又想參加你們的一邊。』

『那麼，到底拿什麼來決定呢？』

『我要參加可以相信的一邊。……你是爲了革命，可是我却爲了俄羅斯。……天知道。……也許，我也爲的是革命。……你知道，我現在還是一個前綫的軍官。』

魯勃列奧夫的憤怒已經從他那雙陰沉的眼睛裏消失去了。現在祇剩得有睡眠不足的疲憊神情了。『那麼好吧。』他說道。『你明天到史莫爾尼來找我。……俄羅斯——他點點頭，笑着——『有時，我聽了你所說的那個俄羅斯，簡直忿忿得連臉都漲紅了。然而，我們現在還是可以爲她而犧牲。哦，你不

妨逕直到彼羅的車站上去。大約有三千個逃兵，在那邊場地上，已經宿營了三個星期啦。他們召集一個會議，爲蘇維埃政府說幾句話。告訴他們，彼得格勒需要麵包。告訴他們，我們需要戰士。『他的眼色又變得尖酷起來。』告訴他們，假如他們光是靠着火爐抓肚子，不作什麼，那麼他們都將死亡，正像那些娘子的兒子！他們將得到用鞭答寫在他們背上的革命！你把這些個意思，塞進他們呆笨的頭腦！現在，除了蘇維埃政府，沒有人能够挽救俄羅斯，也沒有人能够挽救革命的了。明白了嗎？現在，天下沒有再比我們的革命更重要的了。』

戴勒琴在黑暗中爬上了五層結冰的樓梯，走到自己的寓所。他摸索着門口，先是敲了三下，然後敲了一下。有人從裏邊走到門口，然後沉寂了好一會兒，他太太纔低聲問道：

『誰啊？』

『沒有關係，戴莎，是我呢。』

門背後一聲太息。於是鎖鏈響了起來。鐵鈎扭了好久。他聽到戴莎在聾聩着。

『噢，我的天，我的天……』她終於開啓了門，立刻消失在黑魃魃的過道中，坐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戴勒琴小心翼翼地闢開了門，拴好了木門鐵鈕和鎖鏈。他脫掉了橡皮套鞋，在黑暗中摸索着——他的，連火柴也沒有。還沒有把外衣和便帽脫掉。他就向着戴莎消失的方向走去，雙手伸出在前面。

『多麼討厭啊，』他說道。『又沒有電燈了。戴莎，你在哪兒？』

緘默半晌之後，她纔從書房裏低聲說道：

『燈是亮過一下的，可是一會兒就熄滅了。』

戴勒琴走進了書房這是全屋子裏最暖和的房間，可是今天也冷得很。他向四周掃視了一下，可是看不清什麼；他甚在還聽不到戴莎的呼吸。他覺得很飢餓，可是最需要的，倒是想喝一杯茶。然而他覺得，戴莎連這個都還沒有爲他準備呢。

翻下了衣領，戴勒琴在面窗的靠壁長椅近傍一張安樂椅上坐了下來，窗外，雪花紛飛的黑暗中，閃耀着一樓朦朧的燈光。在克朗斯塔特，也許在更近的什麼地方探照燈正在天空中搜索。

「生個火起來怎麼樣啊？」戴勒琴這樣想。「也許我可以問問戴莎，他把火柴放到哪裏去了。」

可是他畢竟下不了問問她的決心。他倒很想確切知道：「她在幹什麼——到底在哭泣呢，還是在睡覺？這岑寂實在叫他受不了。這沙漠似的岑寂，瀰漫着整個幾層樓的大廈。祇有從遠處什麼地方傳來疏落的微弱的槍聲。慕然間，燭台上的六盞電燈，慘澹地亮了起來。這淺紅色的微光，朦朧地照耀着房間的到處。戴莎擁着毛皮大衣，坐在寫字檯邊，伸出了一隻穿着氈靴的腳。她的腦袋擱着桌子，腮膀貼着吸墨紙版。她的臉很清瘦，而且苦痛地拉得很長，一雙眼睛睜得很大。原來她還懶得把眼睛閉闔呢！她坐着的那種姿勢，飢不舒服又不自然……」

「戴辛，你不够能老是這樣子下去啊！」戴勒琴便頭便腦地說道。他爲她難過得受不住的傷心。他向寫字檯邊走去。可是那幾盞電燈的紅光，竟自瞞了一下，隨即又熄滅了。這電燈，前後祇亮了幾秒鐘的時間。

他站在戴莎背後，屏息俯下身去。那是多麼簡單呢，祇要他伸出手去撫摩她的頭髮，不必說什麼話。可是當她很近她的時候，她竟一點兒反應也沒有。她簡直跟一具死屍差不多呢。

「戴莎，你不要老是這樣子磨折着自己……」

一個月以前，戴莎生過一個孩子。孩子是男的，可是三朝就夭折了。分娩前受了一次大驚，因此纔流產下來的。有一天，在薄暮的昏暗中，戴莎在戰神廣場上，給兩個裹着屍衣的，高大得異乎常人的傢伙攔却了一下。他們也許就是所謂「跳人」也者，腳底下裝着特製的彈簧，在那種風聲鶴唳的時節，使彼得格勒陷入於恐怖的局面。他們朝對着戴莎切齒呼嘯，於是她就昏厥下來了。他們剝掉了她的大衣，便三腳兩步的跳過了天鵝橋。戴莎在地上躺了好半天。雨在傾盆地直注，夏花園裏的光禿的菩提樹，給風刮得瘋狂地瑟瑟作響。在豐登墓前面，有人高聲地尖叫着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孩子在戴莎的子宮裏，踢着小腳，分明它在要求出世了。

孩子倒是急躁得很，戴莎站了起來，穿過特洛斯基橋。夜風儘把她攆倒鐵欄干那邊去，而身上溼漉漉的衣裳，又直絞着她的雙腿。四野裏沒有一點火光。街上也沒有一個人影。腳底下乃是汹涌澎湃的墨黑的尼瓦河。當她快要過橋的時候，戴莎覺得第一陣劇痛。她知道她是到不了家裏的了；現在所需要的，就祇想掙扎到一棵大樹底下，躲避一點兒風雨。等她走到紅旦的街上，纔給一個巡邏隊喝住了。他是一個彪形的兵士。手裏扳着步槍，俯視她白蠟似的死灰色的臉：

「他們竟把她也劫擄了，那些個匪徒。哦，她還懷着身孕呢。」

他把戴莎送回了家，半挽半抱的送上了六樓。他用槍柄碰着房門，及至戴莎出來開門的時候，便又向他咆哮着道：

「你怎麼好讓年青的太太，晚上一個人在外面啊……孩子幾乎生在路上呢……你這個血腥的布

爾喬亞的渾蛋……』

當夜就開始了陣痛。請來一個饒舌的穩婆。臨盆的時間，足足延長了一天一晚。孩子，倒是一個男的，一生下來，可並沒有呼吸。她們把他拍着，擦着，還從嘴裏邊吹氣進去。這纔掀着鼻孔，皺着額角，開始哭了起來。雖然孩子不斷地咳嗽，可是穩婆却以為沒有什麼問題的了。孩子成天悲慘地嗚咽着，簡直像一匹小貓。他而且不肯喫奶。後來哭泣停了，祇是喘氣。直到第三天早晨，戴莎伸手到搖籃裏去摸索，却發現小孩子已經渾身冰冷了。她立刻搶將過來，解開襁褓，幾莖稀疏的頭髮，祇見是直豎在高高的腦殼上。

戴莎尖叫着。她衝向窗口——摔着，撞着，不想再活下去——『我真是糟塌了他……我不能，我不能啊，』她重複地說着。戴勒琴好容易從背後抱住了她，把她拖到牀上。他又將小屍體移開了。戴莎跟她丈夫說道：

『當我還在熟睡的時候，死神襲住了他；你瞧，他那小小的頭髮，都豎得筆直的……他一個人在苦痛中掙扎……我倒睡熟了。』

無論怎麼勸導，也不能把她小兒子跟死神單獨奮鬥的景象，從她心坎上抹掉。

『好的，伊凡，我就聽你的話，』她這樣回答着戴勒琴，祇求不再聽見他規勸的聲音，而他的健康紅潤的臉頰，即使在艱苦阨隘之中，却還是流露着興奮的神氣。

戴勒琴的結實的身體，的確也足夠應付他艱苦的生活，原來他從拂曉到深晚，總是穿着破爛的橡皮套鞋，成天在外面奔來奔去的，找尋食物啊，木柴啊，以及一切零星的東西。他一天回家好幾次，總是比往常更慇懃，更體貼的。

然而在那時候，戴莎分明並不需要這種溫存的關切。戴勒琴每天的活動愈多，戴莎便覺得跟他之間的距離愈遠。她在陰冷的房間裏，成天默坐着。她甚至覺得祇要能够睡一下，也是够幸福的。有時候，她走進廚房，忽然記起戴勒琴關照過她，要爲他準備什麼。可是即使是那種最簡單的工作，她也覺得太繁重了。十一月的雨，淅淅瀝瀝地打着窗格。烈風呼嘯在彼得堡的市空。在這種嚴寒的天氣，她那小兒子的屍體，躺在海邊的墓地上——這小兒子，他甚至連抗議都沒有能够表示呢。於是戴莎便哭了起來。

戴勒琴也知道戴莎幾乎要發瘋啦。屋子裏縱然沒有電燈，戴莎還偷溜到基角裏的一張靠背椅子上，用肩巾兜着頭，髮指皆裂地默坐着。可是他們總得生活下去哪。戴勒琴便把戴莎的情形，寫信到莫斯科去報告她的姐姐，然而若不是所有的信都沒有收到，便是凱蒂亞不寫回信，再不然她也出了什麼岔子了。時勢可真是艱難呢。

催促不安地站在戴莎的背後，戴勒琴偶然踩到了一隻火柴的盒子。他立刻明白了剛纔的情形：原來在電燈熄滅以後，戴莎也會不斷地劃着火柴，以抵禦黑暗和她的悵鬱。

『可憐的小東西，』他想到，『當然囉，她已經孤獨一整天了。』

他小心翼翼地檢起了火柴盒——還有幾根火柴在裏邊呢。然後從廚房裏搬來了早晨端整好的木架——將一口舊衣櫥仔細鋸成的木塊。顛着脚尖蹲踞在地上，他在一隻磚砌的爐竈裏生起火來，這爐竈上還有一根洋鐵管子，曲曲折折地通在房間裏，風從爐竈門邊的裂縫裏直鑽進去，發出烘烘的聲音，天花板上映出了一圈跳躍的光暈。

這種土製的爐竈，後來給提了個大家都知道的綽號，叫做『資產者』又叫做『小蜜蜂』。在軍事共

產主義時期，它們倒一還爲人類忠誠地服務着，有的比較簡單，用鐵製造的，下面有四個腳，上面一個帶身，還有比較複雜的，裝着鍋鉢，可以煎烤薄餅（用咖啡渣做的）甚至煎烤魚餅，此外更有豪華的一種，飾着什麼壁爐上拆下來的瓷磚。它們都散發着暖氣，沸滾着，煎烤着，跟咆哮的風雪，合奏着永恆的火的歌曲。人們圍着融融的餘爐，正如從前的人圍着爐火，烘着他們冰冷的雙手，等着茶罐蓋子的掀動。他們在一塊兒閒談，可惜那些說話沒有被紀錄下來。一些鬍鬚滿面的教授們，他們穿着氈靴，裹着毛毯，把破爛的靠背椅子拖近爐竈，寫下他們驚人的傑作。詩人們餓空了肚子，寫下他們關於戀愛以及關於革命的詩篇。叛黨坐成一個圓圈，把頭鑽聚在一起，用絮語散播謠言，愈傳愈古怪愈離奇的謠言。而在那幾年中間，很多豪華高雅的傢具，都付之一炬，變成烟燄，從爐竈的洋鐵管子裏吹散了。

戴勒琴就特別歡喜他的爐竈；他用泥巴塗好了裂圻，還在洋鐵管子上掛了一個罐頭，免得煤烟掉落到地板上。茶罐滾沸之後，他從一個口袋裏掏出一小包糖，在玻璃杯裏放了許多。又從另外一個口袋裏掏出一隻檸檬，這檸檬會落到他的手裏，那一天可真是一個不小的奇蹟，（他在聶夫斯基街，用一雙手套跟一個跛腳的兵士換來的。）他切了一片放在戴莎的茶杯裏，端到她的面前。

「戴辛嘉，裏邊有檸檬的……待我在一分鐘裏，做好一盞「憂眼者」來。」

所謂「憂眼者」，便是一種土製的燈，用一個洋鐵罐子，盛了向日葵油，裏邊放上一根燈芯。戴勒琴把「憂眼者」拿進房間，頓時有了一點慘澹的光亮。其時戴莎已經坐在椅子裏喝茶。戴勒琴看着高興得很，便在她身邊坐下了。

「你知道我今天碰到了誰？華西里·魯勃列奧夫，你記得嗎？他跟他的父親，在我手底下做過工。我們

都是很好的朋友呢。那個父親啊，可有點兒狡猾——一隻腳跨在農田上，一隻腳搭在工房裏。真是了不起的典型華西里呢，打那時候起就已經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了——人很機敏，可是險狠得像鬼。二月裏，我們的工場就首先衝到了街上。華西里往到處攔樓上搜索，瞧有警察的特工沒有。他們都說，他一個人就殺死了五六個傢伙。……十月暴動之後，他已經名聲很大了。……我們一塊兒談了一下。……你聽着我說話嗎，戴莎？」

「聽着的，」她說。放下了空玻璃杯，她用瘦小的拳頭支拄着下頷，瞪視着「雲眼者」的小小的跳躍的火鍊。她那灰色的眼珠，對於人世間的一切，都彷彿全不在意似的。她把臉拉得很長，粉嫩的皮膚看去像是透明的樣子，一個傾斜的鼻子，以前曾經矜持而甚至輕薄的，現在却顯得尖銳起來了。

「伊凡，」她又說道：（大概她要表示那杯檸檬茶的謝意，）「我剛纔找尋火柴的時候，無意中在書背後發現一匣紙烟。假如你要……」

「紙烟？還是陳貨，戴辛嘉，正是我最愛吸的那種！」戴勒琴裝作喜出望外的樣子，雖然這一匣紙烟，就是他自個兒藏在書背後，以備不時之需的。他點上了一枝，不時偷看着戴莎的毫無生氣的側影，暗地裏想，應該帶她離開這兒，往一個遙遠的地方，一個陽光普照的地方去。

「哦，我親愛的，我跟華西里·魯勃列奧夫談了一會，他幫我很多的忙。戴莎，我就不相信這些布爾什維克黨，會那麼突然地消滅的。……像這個華西里·魯勃列奧夫，你知道，他就植着很深的根基。當然，誰都不會選選他們出來秉政的。……而他們的權力，看來也是脆弱得很——他們祇在彼得堡、莫斯科和幾個省城中心，纔有點兒力量。……可是整個的祕密，就在他們權力的本質。……這個政府，跟華西里·魯勃列

奧夫這一類的傢伙，有着血統似的密切關係。全國計算起來，他們的人數也未必很多，可是都有着堅定的信仰。……假如華西里給投進了獅子老虎的欄檻，或者給縛上了炮烙的刑柱，他一定還會高唱他的「國際歌」的！……」

戴莎沒有回答。戴勒琴撥着火。他蹲在爐竈的前面，這樣說道：

「你知道我這是什麼意思嗎？一個人即刻應該有所決定了。……我原也不願意老坐在這兒，等待一切事情的解決。……要是我坐在路旁，乞憐搖尾，那我纔覺得羞死呢。我是一個男子漢，又不是什麼趁火打劫的人。說句老實話，我祇是怕事而已。……」

戴莎嘆息了一下。她的眼皮顫動着，一顆熱淚便從睫毛底下滾落下來。戴勒琴吸了一口深長的氣：

「當然囉，我們必須首先解決你的去處問題，戴莎……你應該打疊精神，找尋一種生活的力量。……」

你目前的生活，簡直是慢性的毀滅。……」

他禁不住忿然地重讀着「毀滅」這個詞兒。然後戴莎像一個抱怨的孩子似地說道：

「那麼我至今還沒有死，倒是我的罪過嗎？而現在，我還累你活不下去。……你給我檸檬茶。可是我並沒有叫你那麼做啊！……」

「叫人怎麼辦呢？」戴勒琴在房間裏來回地踱着，用指尖輕叩着水汽氤氳的窗櫺。雪在紛飛。雪風在狂嘯。狂風劇烈地掠過，彷彿用盡了勁道，要把時間劫住，飛進未來的領域，訴說那即將發生的古怪的事情。『把她送到外國去嗎？』戴勒琴思忖着。『還是送到薩瑪拉她父親那兒去呢？這些事情真是多麼錯綜複雜哪。……可是，我們總不能夠再像這樣子下去了。』

戴莎的姐姐凱蒂亞，帶着她丈夫華寧·彼得洛維奇·賂希金到了薩瑪拉她父親的家裏，在那邊她們可以不愁衣食，安靜地等到春天。春天，那些布爾什維克當然都要垮的了，凱蒂亞的父親，狄彌屈里·史丹賓諾維奇·蒲拉文醫生，他就知道確切的時間，會發生這些個事情：在冰季結束春泥開始的時候，德國人一定會展開全面的攻勢，而這邊俄羅斯的殘餘部隊，勢將不斷地召集會議，士兵委員會會在此紛亂、謀叛與背棄之中，也必窮於找出革命紀律的新的形式。

近幾年來，蒲拉文醫生變得蒼老了不少，人也堅毅得多，而且比過去多談政治。這次女兒歸寧，他覺得非常高興，因而就立刻專心致志，着手去感化賂希金來。他們在餐室裏往往坐上好幾個鐘點，喝着煮茶銅壺裏的清茶。這是一座很大的凹凸曲折的機械，通着一根永遠有水在滾沸的管子，流傳至今，運用得方便極了，祇要丟進一塊柴炭，銅壺裏就會發出低沉的歌聲，而且可以唱上好些個時鐘。蒲拉文醫生的衣服穿得非常隨便，臉皮鬆弛，眼睛底下還有兩塊垂肉，灰白的鬚髮也不加梳理，他總是吸着氣味拙劣的紙烟，一枝接着一枝，於是不斷地咳嗽，咳得滿臉通紅，一面還不斷地談着，談着，談着……

『我們親愛的祖國，已經糟透了，我們已經戰敗，先生……你總不以為我爲冒犯了你吧，少校……我們早應該在一九一五年講和的，然後到德國人那裏去，虛心學習。待他們教了我們一點什麼的時候，我們也許可以長得像一個人的樣子。可是現在，什麼都過去，什麼都完啦……照我們醫生的說法，簡直已經病入膏肓，藥石罔效了……唉，這且不談……若說我們自衛嗎？拿什麼來自衛呢？難道用三股叉的乾草把嗎？今年夏天，德國人就會佔領所有俄羅斯南部和中部的土地，日本人會佔領西比利亞，而我們那些拿着乾草把的光榮鬥士，將被驅逐到北極圈的不毛的苔原，其時啊，秩序、文化，以及對於人類威嚴的尊重，就要給介